

川 剧 资 料

传统剧目 (4)

练 印



四川省川剧艺术研究所选编

人 物

杨 传	李 乙
王 宽	小 二
李 亭	老 道
高 厅	马 三
袁 洁	文 溪
正 达	明 魁
肖 太 师	陈 巡 兵
老 仆	四 家 将
四 衙 役	众 官 员
众 百 姓	
众 侍 卫	

第一场

地 点：扬州城郊。

布 景：先是大路边的小茶馆，附带卖酒。
后是土地庙内景。

〔王宽二幕外趟马上。〕

王 宽 （唱“二流”）

一树杏花红十里，

人有急事马如飞。

马儿口干要喝水，

我也要想喝一杯。

嘿！这个腰店子卖茶又卖酒，真是两得其便。（下马、拴马）你在门前慢慢喝水，等我进去喝杯酒，吃点点心。

〔王宽下。〕

杨 传
李 乙 （内唱“倒板”）

愤遭革职离北京。

〔杨传、李乙背行囊、雨具同上。走圆场。

杨传
李乙

(同唱“三板”)

只为好打抱不平。

杨传 哎呀，老二！只说你我回京，将文溪明、袁正达之冤，稟明大人，常言“四亲有三顾”，大人总会替文、袁二生昭雪冤枉。哎，谁知人情冷暖！

李乙 世态炎凉！

杨传 为官人向来官官相卫，

李乙 六亲不认！

杨传 大人不但不与文、袁二生作主，

李乙 反怪你我爱管闲事，

杨传 不由分说，

李乙 将你我开革出衙。

杨传 思前想后，

李乙 又气又恨！

杨传 好在你我从此无拘无束，何妨绕道扬州，住上几日，看看文溪明、袁正达这桩公案究竟如何了结；然后回转家乡，另谋生理。

李乙 哎！你我为他二人，饭碗都出脱了，你还不死心么？

杨传 老弟，莫说我不死心，就是一路之上，沿途百姓对肖太师陷害文、袁二生之事都愤愤不平啦！

李乙 哼！肖太师所作所为，真是千人恨、万人骂，把穷百姓整得钻筋透骨啊！

（唱“二流”）

贪官恶棍任横行，
民间有冤无处伸。

杨传 （唱）人有心事容易困，
找个茶馆养精神。

〔二幕开，王宽正在吃酒，小二在旁侍候。

杨传 嘿！这个店子，

- 李乙 倒还清静。
- 杨传 有茶有酒，
- 李乙 两得其便。请。
- 小二 二位喝茶吗？喝酒？
- 杨传 走热了，心肺是张开的，沾不得酒。
- 李乙 先吃壶茶，把气歇匀净了再说。
- 小二 好，那就先来壶上茶。
- 王宽 （已有醉意）我的酒够了，也来一壶茶。
- 小二 是。（下）
- 杨传 （向王宽）喂！老兄是哪座衙门出来的？
- 王宽 兄弟在新按院大人台前当差。
- 杨传 啊，现任官！
- 李乙 好油水！
- 王宽 岂敢！苦差！二位又是哪座衙门出来的？
- 杨传 兄弟在京城刑部堂前当差。
- 王宽 也是现任官。好油水！

杨传 岂敢，岂敢！
李乙 苦差，苦差！
〔小二端三碗茶上，摆好下。
杨传 老兄何妨过这边来摆谈摆谈。
王宽 两位何不过这边来闲扯闲扯。
杨传 不必客气，请起动起动。
王宽 那就告罪。（过去）
杨传 老兄贵姓？
王宽 小弟王宽。
杨传 原来王大哥，失敬失敬。
李乙 幸遇幸遇。
王宽 岂敢岂敢，请教二位——
杨传 敝姓杨，单名一个“传”字。
李乙 我姓赵一钱一孙一
杨传 （对李）好好讲。
李乙 我姓李，叫李乙。
王宽 失敬失敬。
李乙 岂敢，岂敢。
杨传 王兄，你家按院大人已经来了
吗？

王宽 尚未到来。
杨传 却是为何?
王宽 不便奉告。
杨传 你我穿青衣抱黑柱都是一色的人，啥子话都可开心见肠。
王宽 我家大人奉旨巡查江南，来此上任，得便转道完——
杨传 怎么话到口边留半句?
王宽 实在碍难讲下去。
杨传 我们都是老老实实的。
李乙 你尽管说了不得拐。
王宽 那你们不能传扬出去，我家大人转道完——
杨传 完婚吗?
李乙 论王法该杀。
王宽 这叫瞒官莫欺官。
杨传 瞒公不瞒私。
李乙 瞒下莫瞒上。
杨传 错了，瞒上莫瞒下。
李乙 我又错了。

王宽 二位是来查什么案情吗？
杨传 在公门中总不过是这些事。
王宽 到这扬州来查案有些棘手啊！
杨传 此言何意？
王宽 这地方有个肖太师，势压乡里，
谁人不怕？
杨传 兄台从何而知？
王宽 我家老太爷与太师同年，交待我家大人，来此上任，不可得罪肖太师。
杨传 你家老爷之意？
王宽 做官之道，不过如此，马马虎虎。
杨传 王兄，你家老爷，原籍何处？姓甚名谁？
王宽 杨兄请听：
（唱“甜平一字”）
我老爷世居河南省，
开封府登云县南太平村。
杨传 （唱）我问他有几昆玉？

高堂父母可康宁？

王 宽 (唱)他无兄弟和姐妹。

李 乙 哟！

(唱)才是一个“独根根”。

王 宽 (唱)他一有福来二有命，

双亲健壮家道兴，

良田肥土有千顷，

头等门第好家声。

李 乙 头等门第，好排场！

杨 传 (唱“夺子”)

再把你老太爷官讳动问，

啥出身啥高寿啥子前程？

王 宽 (唱)老太爷年半百官从三品，

三十岁入宦场捐班出身。

李 乙 捐班出身，出身不高啊！

杨 传 可是出钱不少啊！

王 宽 对呀！

(唱)前做过扬州府未满一任，

就赚了千亩田今又高升。

现荣任济南道威风凛凛，

陈金龙在官场赫赫有名。

杨传 这才好哇！

(唱“二流”)

父是道台儿巡按，
有钱代代作高官，
再问你家新按院，
叫何名讳年龄若干？

王宽 (唱)我老爷年岁并不大，
今年才交二十八。

满腹才学人俊雅，
去年秋闱中探花。

杨传 就是陈魁，陈探花么？

王宽 不错。老兄在京，量也见过。

杨传 当然见过。他高中之后，还到刑部来拜过我家大人。

王宽 那你我更非外了。唔，天色已经不早，我要失陪了。改天见。

杨传 老兄去向何处？

王宽 我老爷绕道还乡完婚，差我赶往济南，将此事禀知老太爷。

杨传 既然如此，两下一请。

王宽 小二算账！

〔上小二算账。〕

杨传 这里，一起算。

〔小二收钱下。〕

王宽 谢啦！谢啦！请了。

（唱“二流”）

你办事很谨慎高升得快，

李乙 （唱）恭喜你随按院升官发财。

杨传 （唱）不像我全没有弯环转拐。

李乙 （唱）又吃亏又受气硬想不开。

王宽 （唱）蒙二位把小弟十分抬爱，

我有事暂失陪二位兄台。

我大人完婚事切莫乱摆，

〔王宽上马下。〕

杨传 （目送王宽，心中气愤）

（唱）望着他我心头气涌上来。

哼！好气人！

李乙 你又气啥？

杨传 此非谈话之所。找个清静地方，

慢慢说。

李乙 对。

〔同走圆场。

〔二幕开，现土地庙景。

杨传 （看）福德祠。

李乙 土地庙。

杨传 进去说。

李乙 要得嘛。

杨传 会首。

李乙 看师。

杨传 有人吗？

李乙 莫得。

杨传 莫得人就好。我把椅子坐倒说。

李乙 这条板凳将就使。

〔二人坐下。

李乙 老大，你为啥又在发气？

杨传 （机警地起身把门关了，回身向
李）老弟，不由我不气啊！

（唱“二流”）

听王宽对你我所讲情景，

新按院来江南也不利于民。
不敢惹肖太师怎解民困?
文溪明、袁正达含冤难明。

李乙 这有啥办法呢?

杨传 (唱) 肖太师横行霸道谁不痛恨?
仗权势结官府罪比海深。
二书生遭陷害我实难忍,
若袖手作旁观万万不能。

李乙 你打算怎么办?

杨传 路不平，有人铲；事不平，有人管。
这样不平之事，我要管，要管硬要管！

(三锤半)

李乙 饭碗都管脱了，看你又怎么管?

杨传 做官。

李乙 做官?

杨传 唔。

李乙 嘿嘿!

(“唱前腔”)

想做官在刑部就好打点，

求一个千把总也不犯难。

杨 传 (唱)我要做这江南的八府巡按，

李 乙 你在打摆子么？

(唱)心发烧迷了性满口胡言。

杨 传 (唱)官要大才能把肖太师管，
摆架子抖威风与民伸冤。

李 乙 (唱)实服你说大话并不红脸，
睁眼做梦不见天。

杨 传 老弟，方才王宽说得清楚，他老爷陈魁来此上任，也不敢得罪肖太师。那文溪明、袁正达二人就只有冤沉海底了。我看陈魁既是绕道回河南完婚，至少总有个把月的耽搁。你我何不就补了这按院实缺，替文、袁二生伸冤；替扬州百姓雪恨？

李 乙 对倒对，只是我对这陈魁的情形不熟。

杨 传 方才王宽所言，我已一一谨记在心了。

李乙 好，那就走。
杨传 哪里去？
李乙 做官去。
杨传 且慢，做官的礼数要练一下。万一失了体统，就会现原形。
李乙 说得对，那就练一下。
杨传 对。我叫你，你就答应。
李乙 唔。（不舒服）
杨传 （装模做样）来，前面带路！
李乙 遵命。（看杨装得像）嘿！他倒装得像！
杨传 来，本院初来任所，传谕外面百姓，如有词状，挨次上呈，不准喧哗，若有不遵，严拿重办。
李乙 嘘！嘘！啊哟，好威风！（出来）众百姓听着，（看四周失声一笑，进来）稟大人，外面鬼都没一个。
杨传 你才笨！外面无人，随便找两句话应付一下就是了。就老老实实

回“鬼都没一个”。

李乙 这样说来，做奴才的也还要点才干？

杨传 当然啦！随便做啥都要想得很周到。

李乙 （不满）我如有才干就做按院了，何必在你身边做奴才。

杨传 哦，你是在怪我做按院，你做奴才。我不是爱做官，是想为民除害。你想做，就来做，自己弟兄，事事都好商量。此刻尚未到任，还可更换。

李乙 好，我做按院，你做奴才。来，前面带路！来，本院今日到任，命你传谕外面百姓，倘若喧哗，将他拿来重办。

杨传 遵命。嘿！不坏呀！真是我“强将手下无弱兵”。他装得像，也好。（出）众百姓听着呀！（看）哎，当真一个鬼都没有。我未必